

愛人

他坐在學校最高樓層的樓梯上，靠著頂樓凹凸不平的鐵門，不時發出鐵板震動彈晃的聲音。他的班級就在樓梯下面，因為是下課時間，鬧哄哄的，像一叢雜亂地翻滾的線團。

他手上有一把小刀，上面蒙著一股濕熱之氣，握著會感覺到薄薄地泛在表面上的水氣聚凝在手指尖端，因為他一直將小刀放在褲子口袋裡。刀片被他推的很前面，陽光折過背後的鐵門，挾帶著銳氣投射在銀亮的刀片上，照得他眼睛白花花的。

他仔細地看著他的手腕，慘白皮膚底下的青紫血管裡好像竄動著巨大而神秘的生物，小刀在另一隻手上，不斷發出一格一格推動時的關節摩擦聲，刀片進進出出，陽光被忽然吐出的刀片盛起，又被擲下。

上課鐘聲響了，徐慢又嚴肅的節奏，他聽見瀰漫在校園各處的雜音伴隨著上課鐘聲漸漸如潮散退，小刀伸縮的聲音變得特別大聲，在窄仄的樓梯間悠悠迴響。

他一直在想，割傷手，是不是就不能騎腳踏車？

但是好像不是這麼回事，除非，流很多血。他彷彿看見他鮮紅的血液從唇般歛張的傷口源源不絕的淌出來，緣著手掌匯進他握著的腳踏車把手裡，繞過那些黑色橡膠的細密止滑螺旋，不斷細碎地向後飛濺，落在柏油路上，像一排輕飄飄的雨水，沒有人會注意，媽媽也不會知道。

他將小刀收起來，塞進汗潮的褲子口袋裡，走下樓回到教室裡。

他馬上就趴下，累極了，他連課本都沒拿出來，書包皺巴巴的懸掛在他的桌側。他只要坐在教室裡，便會不由自主地睡著，他太疲倦了，往往需要等到放學，睡了一整天，七節課，他的倦意才會完全消散。

他一會兒就睡沉了。老師的聲音和粉筆擊樁般的響聲，還有全班一起翻頁那種有如突然降下大雨的聲音，都被他潮濕黏膩的手臂隔阻在外。

他在夢裡回到家，看見媽媽在廚房裡，像個舞者忙碌地翩轉迴旋，她端著一盤剛炒好的青菜，熱氣浮貼在她的臉上，輪廓縹緲浮動，媽媽像一抹水裡的月光。媽媽還說，等爸爸回來，我們吃飯。

他好像還夢見，在學校，他們老師拍擊他的桌面，他整張臉都在震動，涎沫激出，斜陳在他的左頰，問他課本在哪，他沒反應，過了一會兒才聽見似的，揭開空蕩蕩的書包，又呆住，再掛回去。

老師指著外面熾烈的陽光，說，我不要看見你。他便走往老師指頭的方向，站著，又馬上閉著眼睛，睡著之前，他才想起他沒有爸爸，那個是夢，這個被老師罵的不是。然後，他又搖搖晃晃地睡著了，進入下一個純淨無夢的睡眠。

他在班上很少朋友，包括老師，沒有人想看見他，沒有女孩喜歡他，他的成績太差了，制服永遠都發皺，甚至有時候好多天沒洗，餿臭且泛上黃漬，書包和抽屜都沒有書，像班上同學和老師對他的感覺，空蕩蕩的，孤僻古怪。

他知道他的書放在家裡，封皮還依然簇新發亮，第一次忘記帶書的時候，他打電話回家，恆長的鈴聲像一條水潮，在家裡四處流竄，流進媽媽的房間，流進媽媽的衣櫃，甚至，就在他放置書本的深長書櫃裡發出微小的回音，他想或許下一刻，媽媽就會匆忙地打開門，丟下手上所有用塑膠袋裝著的蔬菜水果，喘噓噓卻隆重地接起電話。所以他一直聽著鈴聲，直到上課鐘聲響起，他都沒有聽到。

後來，他便不再帶書了。老師常常生氣，警告他，再不帶要打電話給媽媽，他一點都不覺得害怕，表情漫不在乎，老師馬上撥了電話，家裏沒人，又撥媽媽的手機，卻只聽見關機後的女性機械音。

他其實希望老師找得到媽媽，讓她知道他並不是個好學生，讓他所有輕飄飄的疲憊與叛逆都能夠降落著地。

他知道老師覺得氣惱極了，或許會在他離開辦公室之後，陰鷲地對同事說：「唉，單親家庭。」

他已經不記得他父親的樣子了，連他居住在台灣的哪一個縣市城鎮，他都不知道，他童年時期的記憶太過天真，像鬆垮垮的拼圖，一抖就瓦解了。他的記憶因此顯得不完整，不符合老師眼中的常態，他失去屬於父親的那一半記憶區塊，使得他的世界有如戰後城鎮，殘垣廢柱叢立，全都蒙上墨污的煙塵。

他知道別人怎麼想他，全世界都不懷好意，像老師一樣。所以，他不跟別人說他的真實背景，上台做自我介紹，他會順暢地說：「我家裡有媽媽，和爸爸」，有同學問他爸爸做什麼的，他有時找了藉口，轉頭就走。也有些時候，他特別有耐心的時候，他會像個小說家，描述建構出一個不過分誇大，就像是真實世界裡的父親。

放學了，他肩頸因為站著打盹而隱隱酸疼，同學告訴他，剛剛老師發考卷，他的考卷被老師丟在講台旁的地上，同學提醒他去撿。

他提起書包，走到講台邊彎腰撿起考卷，老師畫了一個肥大的紅圓圈，他收到書包裡。這也沒辦法，他一點也不在乎，他趴在每一張考卷上睡覺，考卷上面浮滿了他豐盛的夢境，關於母親的，和不關於母親的。

他收集每一張考卷，一疊放在書桌上，毫不避諱，他期待媽媽發現這些考卷，或許會在媽媽整理房間的時候，她會放下手上的拖把，緊咬著下唇，顫抖地捏皺了某一張零分的考卷。

他甚至覺得，只有那些考卷被媽媽憤怒地撕毀，他才會像那些電動遊戲裡的神話故事一樣，在澄靜的光芒中解除封印，解放重生。

他走到車棚，在排列緊密的車陣中尋找自己的腳踏車，輪胎皮和齒輪油的味道瀰漫在悶熱的鐵棚裡，他找不到自己的腳踏車，他原本記得的那個地方像是一塊掉牙的缺口，空出一條狹長的間隙。

他突然感覺到背被拍擊一下，挾帶著一陣橫劈過去的風，他回頭看，自己的腳踏車原來被班上兩個同學騎走了，坐在後面的同學還回過頭衝著他大笑。

他追上去，他們卻騎更快，笑得更大聲，天空陰暗，氣流悶窒，他追得滿身大汗，白色的制服像是塗了一大片膠水，零亂地皺貼在他的背上，透出清澈的亮

澄膚色。他們繞著他打圈，他不停旋轉，頭暈目眩，他恍恍惚惚聽見他們嘲笑他，說他是沒有爸爸的怪胎，叫他乾脆不要來上課，他覺得無地自容，制服好重，好像有潮濕而巨大的重量拉扯著他，他要頹圯了，像是下了一場大雨，使得他自己草率地憑空紮塑的，屬於父親的那一半，如沙雕般緩緩崩解。

後來真的下起雨來，他不記得他們怎麼將腳踏車還給他的，雨水打落他的頭髮，纏附在他的額眼之間，他爲了抬起卡在水溝裡的腳踏車，不停將頭髮撥開，雨水卻順勢滾進他的眼眶裡，刺得他睜不開眼，他弄了很久，才將腳踏車搬出來，車棚裡已經空了大半，零星幾輛車像是被遺棄了一樣，欹斜地兀立在烏黑的陰影裡。

他想起他的雨衣被那兩個同學拿走了，他們好像說是要借一下，就只是借一下。所以他便披著雨回家，雨水在他的身體裡爬竄，一條一條地帶走他身上的熱度。

他不記得那些同學的臉，他的腦子裡全是媽媽，好像她才是罪魁禍首，在整個陰暗無光的世界裡，媽媽站立在中心，聚光燈集中在她身上，包括爸爸、同學、老師，周圍全都沒入無盡的黑暗，媽媽是源頭。

他住在公寓裡，將腳踏車停妥之後，他打開樓下大門，樓梯間陷入一片黑暗，他摸索乾裂的牆面，想開燈，找到開關之後上下撥按，等待許久卻沒有反應，他索性直接走上陡峭的樓梯，第一階就早踏了，以爲腳一跨就是階梯，卻空無一物，便稍稍顛躓一下。

他靈機一動，攀著扶手爬上一層樓，然後從最高處往下看，他覺得黑漆漆的，像一座無底的山坳，他吸了一口氣，縱身一跳，他在空中將腳扳折出一個奇怪的角度，讓腳踝著地，果然劇烈的疼痛從腳底利箭般刺湧上來，有如吹氣球一樣，迅速發紅腫脹。

他跪在地上，站不起來，他想這樣就不能騎腳踏車了，與其割手，扭傷腳才是根本的方法，他覺得他聰明極了，跛蹇地走到家門前面，找出沖過雨水冰冰涼涼的鑰匙，打開門。

轟隆隆的雨聲和陰晦的空氣立刻撲襲上來。

他踩著溼透的襪子，一跛一跛地穿過黑暗的客廳，打開燈，家裡沒有媽媽的痕跡，早上他喝牛奶的杯子還是放在茶几上，杯壁內側乾繞了一環白色的圈，腥臊變質的奶氣悠悠繚繞，他趕著出門急忙換下的便衣也還掉在地上，他撿起來，幾隻小蟑螂倉皇逃遁，他聞了聞，酸氣濃重，媽媽近來不常洗衣服，他一件衣服也相對穿得久了，他把衣服丟進如丘賁隆的衣籃裡，也將溼透的衣褲換下。

他把杯子洗淨，提著書包回到自己的房間，經過媽媽的房間，探頭看，棉被齊整地疊在枕頭上，像是荒野中的小土丘。窗簾全都拉起來，使得房間像一座杳無人跡的山洞。

媽媽已經很多天晚上不在家裏睡覺了。

他想像媽媽以前那樣，把棉被套進塑膠袋裡，收回高處的櫃子裡。媽媽以前總是在清理和隔離灰塵，冬天到了便把每一架電風扇用黑色的大塑膠袋包起來，

夏天則是把海綿椅墊收回高架上，用牛皮紙嚴密地罩蓋住，平時則是拄著拖把在每一塊地磚上奔跑。

他走進自己房間，覺得腳上沾了一層厚厚的灰塵，抬腳一看，果然滿是污黑的泥塵。他發現他的考卷飛散四處，有幾張還在不安地捲動紙角，騰空漂移。他書桌旁邊的窗戶沒有關上，風雨大肆進襲，他將考卷一張張收齊，好幾張紅墨都被雨水暈開了，甚至乾乾鬆鬆地像一片枯槁的落葉。

他關上窗戶，攏齊考卷，重新放回書桌上。

他笑了笑，反而是被這場雨先看到他的爛考卷了，還氣得把考卷亂丟呢，儘管現在，仍是氣憤難平地繼續透過窗縫對著他洶洶號斥。

他把書包那張今天發的考卷也拿出來，壓在最上端。

他走出房間，坐在亮煌煌的客廳裡，打開電視，四周廊道與房間像是黝黑的泉穴，不停漫湧出無光的漆黑水澤，侵蝕光亮的客廳中心，他把電視聲音調高，隨意切換著頻道，流行歌飽滿紛雜的配樂與單薄的人聲，一線女主持人誇張的笑聲，充滿商業誘惑力的穩厚聲線，音樂、人聲、音樂、人聲，快速切換，所有的聲音開始無法由頻道的兩位數字清楚隔絕開來，日語英語中文在轉瞬間混雜揉合，他彷彿看到電視變成一個焦躁的精神病患者，在他在面前不斷地移動，抽換身上的光影與色調，以巨大焦躁的音量朝他歇斯底里的嘶吼。

他不覺得害怕，他等他媽媽回來，煮飯，或是因為回家後又趕著出門，所以可能是帶回來一袋溫熱的便當。

他中午在學校儘管餓，卻吃很少，所以晚上總是吃得很多，媽媽知道他的胃口，所以便當裡總會多一包白飯，他會小心翼翼的解開束口的橡皮筋，將飽實的飯粒抖進他的飯盒裡。

他會安靜地將飯菜都吃完，趕在媽媽再出門之前。他想要媽媽看到他吃完了，就像以前，媽媽看他吃完之後，會問他要不要再吃一碗，或是說：「這盤菜，剩一點幫媽媽吃完」。

雨停了，天色暗落，其他樓層的油煙菜氣全從客廳前面那扇大落地窗飄進來，他的肚子裡像是藏了一台鬧鐘，持續鳴叫，怎樣也無法停止。

他走到冰箱前面，或許可以找到東西吃，橘黃的燈光乍亮，照在空濛濛的白壁與白色欄架上，他發現媽媽沒有買菜，而且，時間有些晚了，他知道媽媽會帶便當回來。

他躺回沙發上，頭有點發暈，頸子靠在大枕上微微酸疼，電視裡節目與節目開始在每一個頻道轉換接棒，那些如漁網般深沈漂移在巨大黝深的電視海洋裡的時間刻度，總在電視的節目紛紛轉換的整點時刻，被整把收束捲扯出來，濕淋淋而赤裸地展露明確的時間。

比如說現在的節目已經從娛樂新聞變成哆啦 A 夢，時間便已經是晚上七點了，不論現在停留在哪一個頻道，時間的詳細刻度都能被詳細地辨識出來。

他想媽媽應該要回來了，便把電視轉為靜音。那些本來隱伏在各處的微小聲響開始像群受驚的蝴蝶翻亂地飛舞。

樓下是公寓住戶專用的停車場，由於電視的聲音消失了，樓下的聲音便清楚地越過客廳的窗口，一陣一陣潮浪般湧上來，但是他聽到的就只是沉寂中空氣捲進耳穴時盪起的轟轟空響。

突然樓下發出一道悠長的尖銳聲，那是媽媽的機車，他聽見機車在樓下撲撲地熄了火，過不久，樓梯間迴蕩著媽媽漸漸放大的腳步聲。

鑰匙入孔的聲音、旋轉、門被拉開的聲音。在媽媽打開門之前，他急忙把電視從靜音轉回了原來的音量，甚至多按了幾下，變得更大聲。

他馬上看到一袋便當，垂掛在媽媽乾燥的手臂上。

他接了過來，撥開那層塑膠袋，一袋額外的白飯就放在便當盒上，滲出灰白水珠。

他加進那些飯，趕緊吃，媽媽在家裡走來走去，他知道媽媽又要出去。他大口扒飯，便當都是一樣的味道。他聽見衣物與身體摩擦的聲音，媽媽換下工作的衣服，長裙翩然甩動，散發著薰人的花香。他撕扯著一大片肉塊，鹹極了，再吞一口飯。媽媽在客廳的鏡前化妝，靠得很近，專注地看著自己，為自己上色。他挖起盛在那些小凹格裡的配菜，水涔涔的，滴灑在他的嘴角。媽媽提起包包，好像想起什麼，又回到鏡子前面，上上下下地打量著自己。要吃完了，要吃完了，他快速咀嚼，感覺不到味道。媽媽張開豔麗青春的嘴唇，說「我要出去了」。最後一口，他吞下去，門關起來的聲音。來不及問了，他居然開始喘息，口齒菜氣噴進噴出，客廳裡都是媽媽的香味。

不用問也知道，媽媽趕去跟愛人約會、過夜。媽媽說他應該叫她的愛人為王伯伯，多陌生的姓氏，他連本人都沒看過。

媽媽會在早上回來，因為她還要趕去上班，如果在他上課之前回來，媽媽會提著一袋早餐，如果等到他出門都還沒回來，他自己去買，但他常常是等到最後一刻，悠長的樓梯間始終悄然無聲，他才出門，在上學路途中買。

他原本要追上如溜滑梯般在樓梯間漸漸溜遠的媽媽的腳步聲，站起來腳卻發疼，又坐回去。

他想跟媽媽說，他的腳扭傷了，不能自己騎腳踏車，請她明天早點回來帶他去上課。

他捧著空空的便當紙盒，電視的彩光在油亮的紙盒內熠熠流光，他覺得他的嘴角油膩溼漉，但是他不想動，他的腳太痛了。

電話突然響起，他趕緊接起來，卻是老師的聲音，老師嚴肅地問他媽媽在不在，他說不在，老師立刻發怒，音調高亢地說他騙人，他一股怒氣湧上來，覺得老師太晚打來了，為什麼不早點打來呢，媽媽剛剛還在的，老師真是，真是愚蠢，他用力地將電話掛掉。

他曾經很聽話，用功讀書，做家事，把暴亂的青春過得安安靜靜的，讓媽媽沒有煩憂，他在母親節卡片上寫著：「我會乖乖的，媽媽才可以專心工作」，他知道他做錯了，媽媽反而得到更遼闊平廣的視野，大舉展翅，高飛遠走。

他想起媽媽曾經對他說，「你難道希望媽媽一生孤獨嗎？」，他那時候看著媽

媽，覺得那些自童年開始縝密縫貼在媽媽身上的注視，全都被媽媽徹底掙脫，媽媽需要更寬廣的世界，他卻被陷困在這樣的家庭裡面，像在深長的井裡，只能空望著唯一的母親。

他已經習慣媽媽不在家了，以前小時候，媽媽稍稍晚歸，他會被家裏環伺的黑暗壓迫的喘不過氣，坐在椅子中央，不敢有任何動作，害怕一側頭，便會看見鬼魅張牙舞爪地飄向他。現在不怕黑了，反倒是看見家裡處處都是他的痕跡，亂七八糟的，球鞋不知道為什麼散置在走道中央，垃圾桶爆滿，裡面皆是他丟棄的垃圾，廁所馬桶裡一盆沒沖掉的黃液薰騰著騷氣。他覺得煩躁極了，好像整個家屋混亂的重量跳過消失的父親與逃離的母親，直直地墜下來鎮壓著他。

他不知道他還有哪裡可以去，他想等媽媽回來，一直都是如此。

他先是看了很久的電視，再去洗澡，最後坐到電腦前面，點開遊戲的程式。

那是一種賽車的遊戲，韓國設計的，引進台灣之後大受歡迎，有好幾種可愛的人物和車型可供選擇，與一般賽車遊戲不同的是，有道具賽的設計，賽道中會在固定的間隔距離中擺放一行懸空浮動的神秘木盒，只要駕車駛過，盒子爆出彩帶和星星花片，還搭配著清脆俏皮的聲音，視窗上就出現了可以妨礙跑在前面車手的道具，飛彈讓他們騰空翻滾，水炸彈得掌握距離，像凌空濺下的巨大水藍色果凍，將前方車手包覆其中，一段時間凝固空中動彈不得，或是有如哈利波特金探子般的水蒼蠅，一按 **ctrl** 鍵放出道具，嗡嗡飛出，在畫面上轉旋出漫妙的弧線，立刻追上跑在自己前面一個名次的玩家，用較小的水球將他裹覆住。

他喜歡玩這個遊戲，陰險和報復隱藏在可愛逗趣的人物和配樂之下，他會記得上一場賽程中誰在終線前用水蒼蠅或炸彈陷害他，然後在之後的每一場比賽裡，刻意尾隨著對方，將所有惡毒的道具瞄準對方的車尾，集中轟炸。

他進入遊戲房間，八個車手各自佔據一個方格，有些人按好「準備」，等待遊戲開始，有些人卻遲遲不按，遊戲便無法開始，幾個人不停催促，人物上頭跳出「98」的話框，「走吧」的意思，如果太久，便有人說「tt」，叫室長把他「踢」趕出去。

他一言不發地等著遊戲開始，房間裡的時鐘指著一點，他不想睡覺，整座公寓都進入幽暗的睡眠時光，像沉入深廣海底。

遊戲開始，發出如真正賽車時倒數的機械音，旗幟揮動，他同時按下 **shift** 和前進鍵，加速衝出。

他常常猜想媽媽和王伯伯，他們在夜裡開著車，會去哪裡？是不是像他現在一樣，在沙漠水庫的地圖中行駛在陡峭的水庫堤壩上，水潮隆隆湧動的聲音漸近又漸遠，快速滾動的輪胎翻起細密如真的沙塵。

他知道的，一男一女，還能去哪裡呢？他在媽媽的房間裡看到一根汽車旅館的扁梳，在抽屜裡找到未開封的保險套。

他看見前面那輛車一個擦撞，彈出賽道，掉進水庫洶湧的水勢裡，他彷彿覺得，那應該就是王伯伯的車。

不會像遊戲一樣，儘管墜落下去，卻會馬上一閃一閃地，有如重生般回歸賽

道，他希望他們的車就這樣毀滅，將所有骯髒的情慾銷毀，成為閃著火光和黑煙的殘骸。

他的道具欄裡不停出現不同的道具，他想像自己開車追上王伯伯，放出炸彈，用巨大磁鐵將自己吸過去，追撞他，甚至使用自爆水炸彈，一起懸浮在半空中，人物擺出驚訝張口的表情。

他一直玩，一直玩，兩點、三點、四點。

他每個媽媽不在的晚上都是這樣，徹夜不眠，整夜耳際都是車輛高速行駛的聲音，跑過一張張地圖，冰山、沙漠、森林、城鎮……，如果玩膩了，他會打開網頁，進去成人聊天室，偽裝成二十歲，165公分，43公斤的大眼妹，好多飢渴而露骨的暱稱和密語便蜂擁而至，他覺得新奇，自己一行粉紅色的暱稱竟可以換來這麼多熱烈的追求，他像是被所有人愛著，他感到無比幸福。

他會徹底融入年輕女性的角色，細心挑選哪一個人比較不那麼肉慾，不會問他要不要「換訊」，有沒有照，要不要「網愛」，或更直接問他「要不要出來摸胸部？」，他總是會找到一兩個比較內斂的暱稱，跟他們有一句沒一句的亂聊，他可以感受到，電腦彼端的人是多麼寂寞，以致於如此殷切地，用不停跳出的視窗探問著他，他若忘記回話，他們還會可憐兮兮地說：「不理我了喔？」

只有這樣，他才能感受到他自己所認為的，無比真實的愛。

他徹夜不眠是爲了等媽媽回來，他不知道爲什麼要等，可能他還是像小時候怕黑，怕一個人睡。

只要樓梯間一有聲音，他立刻調小喇叭音量，仔細辨認是不是媽媽的腳步，甚至離開電腦靠到大門邊，拉出一條側縫暗暗窺視。

像現在，他沒有打開門，就只是站在門邊，他剛剛聽到鑰匙打開樓下大門的聲音，他再聽腳步聲，確認是媽媽之後，趕緊用一隻腳跳著回到自己房間，關上電腦螢幕，躺在床上。

才五點媽媽就回來了，似乎有些早，他張大耳朵，如一架吞吃著所有微小灰塵的吸塵器，貪婪地蒐集媽媽的聲音。

他發現媽媽不像平常一樣，今天的腳步特別急躁，也沒有打開電視，他平常會趁著媽媽坐著看電視的時候走出來，好像剛睡醒一樣，媽媽會眼眉帶笑地瞅著他，說：「這麼早起來呀，幫你買了早餐，快去刷牙來吃」。今天他就直接闖出來，斜靠在牆邊，冷然地看著媽媽。

媽媽剛好從房間裡帶出一包旅行袋，突然看見他站在那裡，眼睛快速閃過倉皇尷尬的神色，媽媽楞了一下，馬上垂下頭，讓頭髮和大片的黑影洩流下來，遮蓋著臉，默默地繼續動作，她撐開旅行袋，把牙刷、衣服還有化妝品都放進去，然後，拉鍊發出如刀刃疾厲擦劃過空氣的聲音。

媽媽走到鏡子前面，補上口紅，梳頭，再退後一些，看看衣服有沒有皺摺，隨手撐抖順理著紊亂的衣料。

媽媽拿出皮包，從裡面抽出一張鈔票，發出紙張彼此摩擦，尖銳刺耳的聲音。媽媽回過頭對他說，「我要去旅行，這五百塊，給你吃飯」。

他已經不想問媽媽任何事了，他想衝上去將那張五百塊撕碎，或是轉頭回房，但他可能是腳太痛了，只能單腳斜站在原地。他感覺自己像個即將被拋棄冷落的情人，滿心怨忿，媽媽是不是覺得，他只是一個錢筒，隨時都張著飢餓的口，肚腔裡發出巨大地空洞回音。媽媽有了愛人之後，她便越來越薄弱，直到變成現在這樣一張毫無情感的鈔券。

五百塊被媽媽壓在電視前面，然後她提起旅行袋，弓著腰走過他面前，媽媽的香水味已經淡了，交雜了一些身體熱氣的味道，還有淡淡的菸味。

媽媽從來不抽菸，也從來沒有自己去旅行，他在那一瞬間忘記憤怒，想溫柔地伸手拉住媽媽，想問她，什麼時候、會不會回來？

他覺得整層家屋開始天旋地轉，像一層積木從高空落地後撞擊翻滾，方位混亂，那扇門砰的一聲，他覺得門好像懸在他頭頂，媽媽走出門外就像是氣球一樣向上飄升，他被留在門的底下，如同被留在地穴的陰濕底部。

他轉頭望見窗外陽光熹微綻亮，一道道光線稀弱地癱臥在閃閃發亮的鋼製窗櫺上，屋內只是一片毫無縱深的，濛濛的灰藍。

他看見日曆，上面的日期停留在遙遠遙遠以前，以前是媽媽在撕，媽媽會在早上看晨間新聞的時候順手撕去一張，然後對折，放到回收紙箱裡，日子在媽媽手中流動，他只要抬頭一望，就知道那天要帶什麼課本，媽媽今天會不會去買菜。現在時光在他面前凝凍了，他腦中都是以前的媽媽，他知道自從媽媽開始用她的約會來記憶日期，自從她把自己的時間轉移託付在愛人身上，那樣如愛人般溫柔的媽媽就不會回來了。

他已經不知道該怎麼愛，該愛誰，甚至，他連自己也不愛了。

他躺在床上，電風扇咿咿呀呀地轉動，像個筋骨僵硬的枯朽老者，一室無光，他闔上了窗簾和窗戶。他不知道該不該去上課，他覺得他的腳經過漫長的一夜，似乎更痛了，他想還是睡覺好了，反正媽媽去旅行了，跟愛人去旅行了，考卷乾脆丟掉好了，不管考卷放在哪裡，媽媽永遠都不會發現的。或許媽媽回來之後，他的腳就好了，媽媽什麼都不知道，就像他對媽媽的愛人王伯伯一無所知一樣。

又或許，媽媽永遠都不會回來了。

他閉上眼睛，電風扇轉動出好強烈的風，鑽進他的衣服裡面，有些冷，他記得他按了最強的那個按鈕。他眯著眼，彷彿看見媽媽走進來，像小時候那樣，把電風扇按定，不再轉動，並調往牆壁的方向，像是給牆壁吹涼一般，媽媽不希望風吹到頭，或肚子，會頭疼著涼。

媽媽還會走到窗邊，敞開緊閉的窗簾和窗戶，晴豔的陽光刺得他眼前泛起一片紅烈烈的殘影。媽媽會喃喃地說，空氣都不流通，房裡儘是味道。

他知道這是夢了，他睜開眼睛，房間又冷又黑，時間淵靜地藏匿在每一道陰影裡，跳過他，快速地流換。

他覺得還是在學校比較好睡呢，有人陪著，熱鬧的睡眠。

電話驀然響起，他不管是誰都不想接了，他翻了個身，背對著洶湧拍來的鈴聲。他手裡握著之前放在褲子裡被雨水沾濕的小刀，他一格一格，一格一格地向

前推動溼滑的刀片，推到盡頭之後，又再慢騰騰地收回來。

不久，電話聲停了，小刀的聲音卻斷斷續續地，像一道行將枯涸的懸瀑。